

新婦

顧仲彝

世界書局印行

集三第刊叢本創 編主境另孔

新

婦

四

幕

劇

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五月出版

新婦
第三集

實價國幣九十元

外加運費匯費

著者 顧仲彝

發行人 陸高誼

出版者 世界書局

發行所 世界書局

第一幕

原书空白页

人物

費太太

費家麟——其子

費家麟——其幼子

徐 瑛——家麟妻

許桂英——家麟未婚妻

阿 昌——男僕

黃 媽——女僕

佈置 杭州城外中上人家的起居間，半中半西的佈置，但明窗淨几，一望而知是個主婦嚴明的家庭。正中字畫對聯，香爐燭臺，兩旁却放着西式沙發，有一張靠台口的沙發裏放着虎皮毯子，沙發前有腳踏，沙發旁有茶几，放着小痰盂，水烟筒，茶碗等物，顯然這是女主人常坐的地方。

幕啓時，許桂英坐在女主人對面的沙發上在做繡棚，一針上，一針下，一而嘴裏隨便哼着小調。許桂英是位瘦弱，但極秀麗的小家碧玉，家常打扮，足穿棉鞋。

（阿昌上。）

昌 許小姐，大少爺回來了。

桂 啊！來得那末早？太太在周家打牌，你趕快去通知。

昌 是（要走）

桂 阿昌，新少奶奶同來嗎？

昌 有一位女的，大概就是大少奶奶罷。（家麒與徐瑛上）大少爺來了。

桂 表哥，你好麼？

麒 喔，桂英表妹，你在這裏，真是巧極了，喔，這是徐瑛小姐。

桂 是不是我的大嫂子？

麒 唔，這是我的表妹許桂英小姐，也就是我將來的弟媳婦。

瑛 （過來拉她的手）多漂亮！

桂 大嫂，你們才真是好一對兒！表哥，你們怎麼來得那麼早？

瑛 本來預備搭四點鐘的車，但是我們趕上了一點鐘的特別快車。

麒 媽跟弟弟呢？

桂 媽到周家打牌去了。我已經叫阿昌去通知了。大嫂請坐。

麒 你怎麼不跟她一塊兒去玩玩？

桂 姨娘不准我去。

麒 弟弟呢？

桂 吃了中飯到店裏去了，他說今天去看一看馬上就回來，準備歡迎你們。

瑛 這個屋子好冷呀！怎麼大冬天不生火，我快要凍僵了。

麒 媽不喜歡生火，所以除非有客人來，這個爐子向例是裝着看的，我去把電爐拿下來。

瑛 那不用了。

麒 不要緊，不要緊。

桂 表哥，在家麟房裏。

麒 我知道。（下）

桂 你們從北平來，路上一定很辛苦了。

瑛 還好，我們大前天從北平動身，昨天早上就到了上海。

桂 大嫂子府上是那兒？

瑛 原籍是山西，但是從小生長在北平。

桂 我真喜歡你們北方人，你看大嫂子身體多麼高大健壯，怪不得我表哥要發瘋一樣的愛上你啦！

璣 我說你們南方人好，像您長得多清秀，多靈動。您府上那兒？

桂 我家住在嘉興，原籍倒是本地杭州。

（璣帶着電爐上，插好。）

璣 這樣就好了。北方人真不中用，冬天最怕冷。

麒 你坐下來，舒舒服服烤火罷。

（家麟拿着幾本賬簿上，他比哥哥年青，但性情上反比哥哥老成。）

麟 哥哥！

麒 （喊叫）喔，弟弟（上前握住他兩手）我們有兩年不見了。

麟 你反而比從前年輕了。

麒 真的麼？你好像比從前瘦了一點。

桂 家麟，這位就是大嫂。

麟 （本領鞠躬，但徐璣先把手伸出來，麟有點窘，勉強伸出去拉了一拉，一面還是鞠躬）大嫂。

桂 我好運氣，在家裏迎接他們兩位。大家請坐。

麟 大哥，你不是信上說六七點鐘才能到家麼？

麒 我們趕上了一點零五分的車。給你們一個冷不防備也是頂有意思的。

麟 媽知道你們來了要喜歡得氣都喘不過來！

麒 媽好麼？

麟 很好。大嫂子一定很喜歡她老人家的。

瑛 當然會喜歡她的。聽說她老人家非常能幹。

麒 媽真是了不得。瑛，你今天來得真巧，你先看見我們這所舊房子，進來就看見表妹，於是再看見我的弟弟，最後才看見我的媽。

麟 這安排得好像一齣戲。我最喜歡一切事情好像一齣戲。桂英，是麼？

桂 我不知道。爲什麼？

麟 大嫂子，你喜歡麼？（他不等他嫂子回答又說下去了——這是他興奮時候的常態）我說你一定喜歡這所舊房子。這一進樓房是媽親自監工造的，造好了還不到六年。媽跟我就最愛這個家，一輩子都不想再換別的地方。

瑛 喔，爐子一生就熱起來了。麒，我渴得很，想喝一口茶。

麟 對不起，對不起，要緊說話，連茶都沒叫他們倒。桂英，阿昌死到那兒去了？
桂 我差他去找媽娘去了。對不起，我去叫黃媽倒。

麒 不，我來去！還是黃媽麼？也有兩年不見她了。

桂 她看見你一定喜歡得什麼似的。（麒下）

瑛 我上這兒還不到三分鐘，就要亂支使人了。

麟 哥哥一向喜歡什麼事自己動手，這個老脾氣他一點沒有改。

桂 他有兩年沒有回家來了，這兩天滿街坊的人都在問他什麼時候回來。

麟 他的人緣真好，連個掃街的今天早上還問我：「大少爺幾時回來呀！」

桂 他是本城的英雄，家裏的老祖宗。

（外面有女人的聲音，費太太回來了。）

費 （在外）家裏的傭人都死到那兒去了，連幾個箱子都沒搬進去？阿昌，拿進去！

昌 （在外）是，太太。

桂 姨娘回來了。

瑛 那麼快？

桂 她知道了表哥回來，飛也要飛回來。

（費太太上。她雖然徐娘半老，但風韻猶存，飽滿的面頰，光芒四射的眼睛，她年紀不過四十七八歲，健壯漂亮，但裝出老太太的身份。她行動遲緩，但她嘴上不停的喜歡講話。穿着灰鼠長旗袍，棉鞋，絨線手套，狐皮圍巾，黑絨線

帽，手裏拿著一只水煙筒。）

費 麒兒！外面叫着進來！麒兒！孩子！麒兒！你在那兒？麒兒！媽回來啦！（她走進來不看見家麒，就轉身向門外走動）麒兒！麒兒！你上那兒去了？麒兒！你來呀！媽在這兒呀！麒兒！麒兒！（家麒上）喔，麒兒。

麒 （因為母親如此熱情歡迎，有點不好意思）媽。

費 麒兒，真是你麼？

麒 不是我，是誰呀？

費 喔！她跑過來恨不得抱住他！麒兒！

麒 （脫身）媽，我還沒有——

（麒向徐瑛一看，徐瑛走上前來。）

費 （沒見她）你來，我剛巧不在家！

麒 我們剛巧趕早了一班車，因為瑛——

費 你不差阿昌來，我四圈打完也要回來了。你氣色倒不壞，你身體好麼？我不相信你體重會比兩年前結實到多少？這樣的天氣你一定得小心傷風。路上苦不苦？坐了三天三夜的火車真虧你不生病，還要在上海耽擱，爲什麼？不一直回杭州呢？孩子，你不要專爲人家，把自己忙病了。

（站著非常寬，從左足換到右足）家麒近來不是頂忙。

費 麒 費 (聽見聲音，轉過身來) 啊！

媽，我還沒有介紹，徐小姐。

費 麒 (裝着十分熱心的樣子) 喔，徐小姐，對不起，我見了麒兒，竟把我喜歡得什麼都忘了，徐小姐，請坐，大家坐。

麒兒，你坐到這邊來。(費太太坐在常坐的沙發內，拉家麒坐在旁邊的小茶几上。徐瑛坐入旁邊沙發

內，家麒和桂英坐在對面長沙發內。) 桂英，誰叫他們生電爐的，這樣暖和的天氣——

桂 是家麒表哥自己拿下來的。

費 唔。

麒 瑛怕冷，所以我把家麒房裏的電爐拿下來了。

費 唔。(不自然的向徐瑛看了一眼。)

麒 如果媽怕熱，我把牠拿開了就是。

費 那不用了，讓牠去罷。麒兒，你讓我仔細的瞧瞧你的臉啊，你太辛苦了罷，你瞧，你眼睛周圍有黑影

子。

麒 媽，你胡說！

瑛 他這一向身體是頂好的。

費 不過是好罷了。我對於孩子們的身體總是成天到晚擔着心，做娘的就怕你們不舒服。(感情過於

豐富，不得不誤補題目說：「鱗兒，你店裏去過了麼？」

鱗

（站起來報告）媽，去過了。順泰莊上的一筆款子已經付出了。申莊徐先生打電報來，要我們收一

百斤麵子，還有桐子、桐油——

費

好啦，好啦，我現在那兒有什麼心思跟你談這些事情，你去辦了就是了。桂英，我關照你的事情難

道你忘了麼？

桂

（茫然）什麼事？

費

你們雖然是窮漢人，但這是我的家，家法總應該有的。

桂

（龍起來了）喔，我幾乎忘了，我馬上就去。阿昌，黃媽。（下）

（黃媽端茶上）

費

誰叫你先倒茶？

（黃媽嚥住。）

費

放下，讓二小姐先把桌子統出來。

（黃媽和家僮端正中的方桌，阿昌和桂英，阿昌拿着紅桌圍和紅氈毯，忙着圍好鋪好。黃媽端椅子，正中向外

一張，兩旁各兩張，阿昌把邊上一張又端出來，放在桌圍正中向外。桂英拿着紅裙給費太太穿上。徐瑛看得莫

明其妙。）

昌 太太請上來見禮。

(費太太正中一坐，麟兒攙着瑛在紅氍毹上跪下去，叩了三個頭，徐談很窘。)

費 阿昌，你把茶菓端上來。麟兒，麟兒，大家坐。

(阿昌和黃媽下，立即端茶菓上。)

麟 媽，何必要這樣麻煩。

費 孩子，你離家只有兩年，連家裏的規矩都忘了麼？今天是大奶奶進門第一天，也是我們婆媳第

一次見面，我年紀老了，這個家應該交給你們了，今天是做婆婆的敬媳婦一杯茶。阿昌，把茶端過來。

瑛 媽，我是不敢當的。

費 況且，麟兒，你離家有兩年了，好容易才盼望到你回來，我先敬我大兒子一杯茶。(費太太端茶給家

麟兒。)

麟 媽，這怎麼可以呢？

費 媽不是最疼你麼？你坐下。不但媽疼你，就是在杭州的親親戚戚沒有一個不盼望你回來，汪家的伯伯他聽說你回來了，高興得嘴都合不攏來，他一面摸着鬍鬚，一面大聲的說，叫阿麒一到了家就上我這兒來一趟。麟兒，你明天早上就去看他老人家一下。還有那三姨，就是趙迎祥的太太，

你記得麼？就是你還很小的時候，她最喜歡抱你到街上去玩的。前天我家裏來，她知道你要回來了，要親自燒十樣菜送給你吃。麟兒，你明兒早上就打電話通知他一下。麒兒，還有那個擺水菓攤的老頭兒，你還記得麼？他的攤就擺在臨安橋下面，你從小在他那裏買水菓吃，他昨天還問起你——

桂 姨媽，阿昌等著你端茶呢。

費 喔，我忘了。

（費太太拿了茶，捧了向瑛說：『恭喜大少奶奶長命富貴。』瑛不知如何回答。）

麒 （教他）瑛，你說謝謝婆婆，祝老人家多福多壽。

（瑛照說）

費 大少奶奶，你瞧，我兒子多懂得我老入家的心，怪不得我當他心肝寶貝一樣的疼他。他人緣最好，沒有一個不喜歡他，沒有一個人不記掛他，他比麟兒強得多。

桂 （心腸最直，聽了有點不服氣）阿昌，我們的茶你端過來，我們自己拿。

費 （看了她一眼，轉身向麟兒）喔，我忘了。麟兒，你自己去叫你媳婦兒端茶罷。（又轉向麒兒，阿昌端茶過去。）

麟 以後我們得退後一點做配角兒了。

費 配角，麟兒。

麟 我不過跟桂英隨便說說，大哥來了，在家裏我們得退後一點做配角兒了。

麒 弟弟，你胡說！

費 (微笑) 你瞧你們弟兄兩個在媽面前吃醋了。

麟 可不是麼？大哥在外頭南西北東西，見過大的世面，我老守在家裏，什麼都落後，我怎麼能跟他比呢？

媽，你瞧他的神氣！

費 (得意地看着大兒子) 喔，麒兒，麒兒，你不知道我心裏多高興，以前我替你打算的現在都可以實現了！

麟 媽要你在這兒做水太作的老闆……(徐瑛一驚)

費 麟兒！(轉向麒) 麒兒，你記得麼？你從小就……

麟 大哥從小就喜歡玩積木。

費 麟兒！那幾副積木我還保存在這兒。麒兒，你還記得嗎？

麒 記得！

費 (莊嚴的) 你永遠不應該忘記這幾副積木，將來你自己有了孩子，我會拿這幾副積木給他們看，說這就是他們父親事業的基礎。做娘的責任就是發現孩子們的天才，想法子把他們發展出來，(她慈祥地微笑，瑛蹙着眉頭了半晌。)